

# 魏振强散文集《村庄令》读书研讨会嘉宾发言摘登

潘军（著名作家、导演、编剧）：《村庄令》以回望的视角，呈现了当年的乡村生活。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沉淀，作者对往日乡村生活的情怀在这本书中间有了很好的表现，这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，村庄和散文都是沉重的题目，我们需要有更高的认知和更好的表现，对我，对魏振强，都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《村庄令》这个名字很响亮，既是“小令”，也就意味着作者将有另一部“长调”的可能。总之，《村庄令》这本书对魏振强本人以及对安庆文学界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

胡竹峰（安徽省作协副主席）：读魏振强这本书，每每情不自禁地感动，感动之后是伤怀。一滴露珠的晶莹，一抹晚霞的灿然，檐雨剔透如散玉碎珠，一阵风吹过吹起稻谷，麦田菜畦，两只站在树梢的黄鹂，一行飞上天空的白鹭，真让人惦记让人怀想。

《村庄令》通篇清淡简洁，鲁迅说废名冲淡为衣，稚拙为本，魏振强文笔冲淡与先贤呼应，不取废名的奇崛，只作朴素的白话，情深在焉。而情深处，也只是轻轻点染，举重若轻如井口的水电，轻灵，跳跃，虽一笔笔落实，却有飘逸气，凌波微步大抵如是吧。

洪爱敏（安徽省政协常委、安庆市政协原副主席、安庆市科协主席）：用了连续几个小时，几乎是手不释卷、一气呵成地读完《村庄令》，四十多年前作者的外婆和她的大司村乡亲们温情而忧伤的故事，令我感慨良多，作者真诚又诙谐的表达，读来忍俊不禁，经历了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，感谢！

《村庄令》作为一部成功的非虚构文学作品，更多给予我的，是透过文本表象之后的关于时代背景、历史文化、政治制度乃至人情人性等的一些思考，回望过去，审视当下，慎重把握，尤其是关于乡村振兴、关于文化传承的内涵要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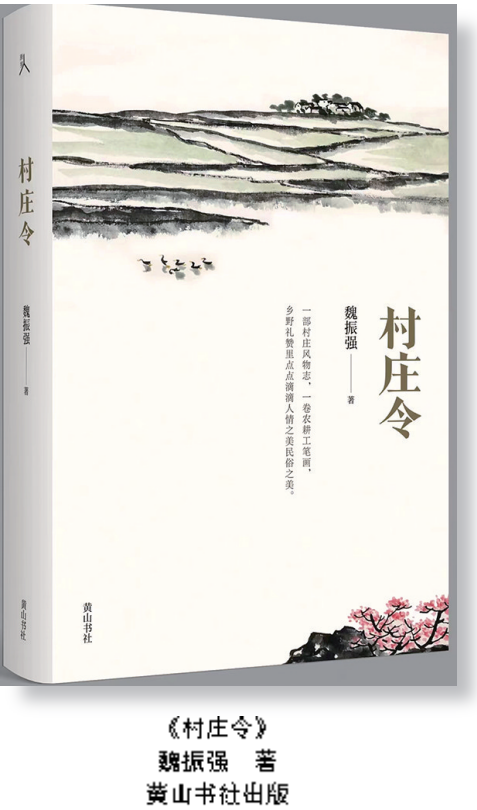
江飞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：魏振强散文集《村庄令》以朴实本色的语言，完成了对“乡村人物志”的历史和命运的书写，其特点有三：

一是在宏大叙事之外，通过微观的家庭叙事、亲情叙事，为我们重建了一个苦痛而又温情的民间世界，有辛酸、有屈辱、有苦难，更有情、有爱、有尊严。

二是以历史为背景，凸显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。无论是含辛茹苦的外婆，还是一个平凡而卑微的村人，他们都表现出真挚的民间伦理与深情厚谊，给作者以心灵慰藉。

三是总体来看这像是一部小说式的散文或散文式的小说，作者在人物塑造、叙事节奏和体例编排上颇具匠心。从始至终贯穿着死去的外公和舅舅，宗轩和外婆的一生，最后两篇《缺口》《外婆，安好》尤为动人，将叙述和情感推向高潮。

舒兴庆（作家、语文教师）：传统散文到归有光时，开始有意识地书写“匹夫匹妇”的“至情”。归有光笔下的妻子、母亲、婢女，魏振强《村庄令》里所回忆的外婆、小姨娘、有林，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，都有着最为质朴的深情。这些人、这些感情，在更早的文人传统中既不会写进历史，也不会真正进入诗文。但是，归有光说，“圣人者，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”，魏振强说，“几十年的人和事抵达身边，我听到自己激动的



5月19日，魏振强散文集《村庄令》读书研讨会在安庆召开。本次活动得到了安徽省作家协会、黄山书社的指导，由安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、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、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主办。50余名专家、学者和读者参加了这次活动。今天，我们摘登一些与会人员的发言，以飨读者。

魏振强，现任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副刊部主任、铜陵学院客座教授，在《延河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滇池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解放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作品百余万字，著有散文集《茶峒的歌声》《村庄令》，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课本。

——编者



读书研讨会现场 余平 摄

心跳，看到自己的泪水滴在键盘上……”或许，就在“写”的那一刻，振强兄便是“尽情”的“圣人”。

既然是“至情”，那么还谈什么技巧呢，就直接地写吧。魏振强自称“我是个没有写作才华的人，只有老老实实地写”，很多专家也都提到他的文章似乎不像文学，这又让我想起王世贞称赞归有光的话：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，超然当名家矣。”《村庄令》正是“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”的，而且，这或许不仅仅是一种“写”的方式，而更是对生活、对人生的谦卑和诚实的态度。

余怒（著名诗人）：魏振强的散文有三个艺术特色。

一、去文学化，质朴自然。他继承了从周作人、沈从文到阿城、张中行的冲淡平和的这一脉传统，家长里短，茶米油盐，皆成文章。若相比较，他更似张中行——一个老报人，几十年人世所见，一点一滴，娓娓道来。魏振强回忆童年，通篇都是大白话，描写的都是日常事件，不加任何文学修饰，达到了很好的去文学化的效果，从而使“所言”成了他独有的“所言”。

二、情感克制和语言节制。魏文运笔如行云流水，但一如苏轼所言“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”，且行文之妙都体现在那些“当止处”。

三、呈现个体处境。魏文的视角总是出自个体的角度，没有宏大叙事；他悲天悯人的对象也是身边那些卑微的小人物，没有救世主一般的高蹈的姿态。

金松林（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、安庆市评协副主席、教授）：《村庄令》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惊喜之作。作者在该书中讲述的“故事”，大多发生在1960—1980年代，时隔数十年之后，作者之所以要掀开那段尘封的历史记忆，不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怀乡之情，更是向自己故去的亲人，向那座熟悉的村庄致敬。由于他通篇都采用了非虚构的方法，且以“真情”和“真诚”为原则展开写作，从而使得他的每篇文字都充满力度，感人至深，特别是有些

语言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暗流涌动。我想精美的散文，大抵如此。

陈宗俊（安庆市评协副主席、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副主任、教授）：《村庄令》表现了个人写作经验与中国文章传统的统一。

第一，见情。真情是这部散文集的最大特点，也是它出版后好评如潮的根本原因。以情动人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，“诗缘情”，散文亦然。

第二，见史。《村庄令》既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史，也是一部特殊年代的国家史与民族史，它们交融共生，让作品走向一种历史的厚重。

第三，见物。中国文章强调言之有物，有物才能致远。《村庄令》中人物、事物、风物等内容疏密相间，生机盎然。

第四，见体。《村庄令》有着自己的文体意识，叙事与抒情是其主要特点，但与当下的“非虚构散文”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见情、见史、见物、见体互相缠绕，让《村庄令》成为一部开卷有益之作。

王永兵（中国小说学会理事、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）：魏振强先生的散文集《村庄令》融历史与现实、叙事与抒情、理性与激情为一体，它厚实、沉重，记录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成长历程，它是一部村庄史更是一部成长史。其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忠实书写与反映，在凸显历史真实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，保留一个有良知的当代知识分子的清醒与理性；

二是对美好善良人性的发掘与呈现，在叙写亲情、乡情的同时，又不回避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艰难；

三是叙事客观忠实，描写生动细腻，风格淡雅质朴，不夸饰、不虚掩，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。

四是语言通俗跳脱，自然风、家乡味和文人气三者合一，实现了书面语与方言的有机融合，具有浓郁的地方性和民俗性。

汪军（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、安庆市作

协副主席）：《村庄令》严格意义上不能叫散文集，准确地说非虚构写作，记录乡村文明消逝的图景。2019年首届“澎湃·镜相”非虚构写作大赛，余同友《村里有座庙——1990年安徽冬至“1·24海难”民间记忆的打捞》获此次大赛唯一一名特等奖。魏振强与余同友是好友，从皖江地域文学视角，《村庄令》可以视作《村里有座庙》的延续，旨在挖掘、打捞皖江乡村记忆。

在自然村落快速消失的今天，曾经熟悉的乡村生活、乡村人物也在消逝，它不是某种碎片式的非遗，而是一种文明系统，原生态非虚构记录，比保存几幢残垣断壁更有意义。从陈仓的《月光不是光》（看过一部纪录片，从陈仓和他父亲的口音，似乎是陕南安庆移民的后裔，他们顽固地保存了在本土已经稀释的赣语怀安片土语），到魏振强的《村庄令》，悲悯视角下正在消失的自然村落，在坍塌中散发着往日的温暖。

汪姜峰（安徽中信智力服务机构董事长、安庆市造价协会副会长）：读完魏振强老师的这本散文集，给我的感觉有三：真实纯朴、身临其境、感人至深！

真实于作者把村庄的人与事、苦与乐、生与死写得掷地有声、抓铁有痕。纯朴于作者平简醇练、娓娓道来的每一个人物、每一个场景、每一处细节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！

基于我们都有乡村的基因，来自农村、成长在农村，文中的许多故事让我们身临其境、感同身受。

这本书中感人至深的人和事很多，外婆的坚强、勤劳、善良、无私、无畏，菊英的热情、聪慧，小铁头的忠诚、勇敢……读的过程中时有如鲠在喉、时有热泪盈眶、时有捧腹大笑、时有发人深思！！

《村庄令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，当今社会的进步、物质的改善与文中形成鲜明对比，散文集对研究乡村文明与风土人情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
章宪法（著名学者、枞阳县文联主席）：把魏振强先生的《村庄令》看作是一部乡土

散文集，当然是不错的。亟亟现代化的当代社会，乡村是最为迟缓甚至是晚熟的一块，《村庄令》的书写，大多在这一背景下展开。作者对乡土人事的表达，完全是中国画似的散点透视，灵动的文字恪守着传统。这种处理方式，灵活地拉近或推远描摹的对象，形成画面感的特写或留白。但《村庄令》最深刻的地方，是写出了时代中的“飘移感”，深层次地表达《村庄令》是一片充满忧伤的乡村叙事场，一个个场景设置在乡村一隅，文字单纯，和粹，率真，人物描写传神，与中国古典文学文法颇相契合。笔法承接中国古文家的书写传统——小人物，见大情怀。

李国春（文化学者）：《村庄令》叙述的是过往的乡村记忆，其中涵泳了草木人生的文化意义。

书中一个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虽然尝尽酸甜苦辣，但负重而旷达，每一篇叙写都有沉郁的美学价值。

卑微的人生不乏善良与坚忍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优秀品德。四千年农夫生活无非草木人间，《村庄令》所呈现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。

章阳（桐城市作协副主席）：不敢对《村庄令》妄加评论，但有四点真切感受。

一是真。正如韩少功先生推荐说，《村庄令》是一卷风物志，每个人、每处物象都真切存在。魏老师在《后记》中写道：“我一再告诉自己：不虚构，不夸张，不矫情……”内容真实，待人真诚。

二是情。作者是离开大司村三十年后回望大司村时，在灯下记录一段段回忆，不是用情至深，怎么可能记得那些点点滴滴！他对大司村的感情，源于他对外婆、小铁头、菊英、家龙许多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草一木的深情。用情写作，无须技巧。

三是趣。生活中的魏老师喜欢幽默，与他一起聊天总是很开心。文字中，他也是潇潇洒洒，诙谐风趣。

四是净。语言干净，不染纤尘。尽管是白话叙述，白描的手法，就像一杯纯净水，似乎加上任何一句话一个字都显多余，有桐城派“清真雅洁”之风。

方乾（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）：与其说《村庄令》是乡村人物风物志，不如说是作者的心灵成长史。作者以回望的视角，深情地叙说了50年来留在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。以外婆为中心的一干乡村人物的日常行止描述，通过作者的回忆放大了一些人性美好，也过滤了一些人性的丑陋，留下了那些感人至深的生活细节，突显出人性的至善至美。取舍中彰显了作者的价值取向，沉淀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美，所以说可以看成作者的心灵成长史。

值得一提的是《村庄令》的语言特色。熟悉作者的老朋友，惊奇地发现魏振强似乎有两套语言表达系统，日常口语中的放荡不羁、玩世不恭，与书面表达中的斯文恭良、纯真干净反差很大，字里行间常见赤子之心，这也是这本书妇孺皆喜欢诵读的原因之一。这也让我重新认知了一个“敬畏文字”的魏老师。

赵晓阳（安庆石化医院院长助理）：《村庄令》的读后感很多，都和这本书一样朴实、真实。

欲读还休之感兴。夜读村庄令，读完开篇《夕阳下山岗》，没有流淌下的泪却已润湿了眼眶，那夜此书只读到此，我感觉碰到了一道原汁原味的美食，生怕盘子见底，再难遇到。流泪，是我感觉到了魏老师对大司村、外婆的不舍和感恩。

刀刻斧劈式感痕。作者用大约15万的文字，魄力雄强、气势浑穆，笔法跳跃，立起大司村的群塑，善良的外婆、坚忍的姨娘、纯朴的儿时玩伴等等，角度各异、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，质朴中能见到人间真烟火，感叹世态炎凉。

同频共振般感怀。白描的叙述让历经沧桑的大司村，在与不在的人物、变与不变的山水，通过文字静静地流淌，慢慢鲜活起来，在我们眼前一帧帧闪过。读懂《村庄令》的人们，从前、现在到将来，他们的乡愁何尝不是和魏老师一样悠长。

